宋史

九十

列傳卷第六十九　宋史三百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李迪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基孝壽孝稱　王曾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徙幽州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為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兖州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鹽鐵判官東封泰山復通判兖州坐嘗解開封府進士失

當謫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召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爲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眞宗幸亳爲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群剽城邑發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罷所發兵陰聽察知賊區處部勒驍銳士擒賊斬以徇代歸會唃厮囉叛帝憂關中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材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

迪請發内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寛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内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裁令加塗塈而已及澣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條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喎廝囉欲入寇且闚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

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幾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

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章獻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眞宗不豫冦準議
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即日
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
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
既貶謂寖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
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
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
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迪
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爲左丞者既而
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

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
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
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
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
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戸部侍郎謂再對傳口
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即位太后預政
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
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
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貶起爲秘書監知
舒州歷江寧府兗州青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

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爲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既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荊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夷簡請辨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

簡以齋祠不預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鄰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母令往乆之改户部尚書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乆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

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壽
孝基孝稱
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爲
館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
謂之乾渡錢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開封
府推官鹽鐵判官歷知邢漢廬州鳳翔府京東陝西
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東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
是論準保護之功仁宗惻然即賜其碑曰旌忠拜天
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補
蔭之門太廣遂詔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

者二千人知荊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富弼薦其學行復舊職兼侍讀帝勞之曰卿通議耆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帝頗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爲容覆賜賴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即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王即位未幾東之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閤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善堂遣使諭之曰以先帝梓宮在殯朕不得爲詩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叙其事東之出

都門即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𤩽寧六年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治平中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第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邑多

盜時出害人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爲之衰止爲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圮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疆令保郭若是且柰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置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提點開封府界內縣鎮夔路湖南刑獄儂蠻暴嶺外肅之親扞諸境會蔣偕失利亟率兵往躡于臨賀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之徙湖北轉運使辰陽彭仕義叛討平之猶以過左遷知齊州改江東兩浙河

北轉運使進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神宗初即位諒
祚寇大順城肅之入奏帝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
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
民廬推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囷以儲庾粟之暴
露者爲芟舍以居民啓廩振給嚴儆盜竊一以軍法
從事天子聞而嘉之遣使勞賜遷天章閣待制知開
封府出知定州還權三司使又出爲永興軍青齊二
州元豐二年復知開封爲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鄆州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肅之內
行脩飭毋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

鞠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東之將仕以官辭不受而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旣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即位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

異恩也檢正中書刑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時郡縣昧於奉法歛羨餘過制承之曰是豈朝廷意邪悉裁正其數遷集賢殿修撰擢寳文閣待制爲同群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出知延州入權三司使蔡確治相州獄多引朝士皆望風自折服承之爲帝言其險詖之狀帝意始悟趣使詰竟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商人犯禁貸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

又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侍制知汝州未幾爲陝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部侍郎戶部尚書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應天府河陽陳鄆揚州而卒

及之字公達亦迪弟之子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康定中夏人犯邊契丹復發兵並塞疆候戒嚴及之言契丹以與夏人甥舅之故特此慰其心且姑張虛勢以疑我必不失誓好願毋過慮已而果然徙通判河南府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掠城市及之督捕單

騎與海語諭使歸命當奏貸其死海感動弛備奏方上而衆兵集悉獲之知信州靈鷲山浮屠犯法者衆及之治其姦流數十人乃自劾朝廷嘉之釋不問入判刑部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王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館職薦之召試除直秘閣歷開封府判官知涇晉陝三州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稱職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轉正議大夫卒年八十五東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

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知汝陰雍丘縣通判閬州舒州知隨州所治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爲證左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閬中江水齧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旁谷城賴以全舒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迺抵吏罪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判西京國子監凡就閑十年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孝基爲人沖澹善養生平居輕安弟孝稱進對帝問起居狀歎曰度越常人遠矣後十一年無疾

卒
孝壽字景山爲開封府户曹參軍元符中吕嘉問知府事受章惇蔡卞指鍛鍊上書人命孝壽攝司録事成其獄徽宗即位嘉問先已得罪孝壽亦削秩蔡京爲政以爲府推官遷大理太僕卿擢顯謨閣待制爲開封尹前此閭里亡賴子自斷截臂腕託廢疾淩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加直學士出知興仁開德府京起蘇州章綖獄還孝壽開封使往即訊至蘇州窮治鑄錢逮繫踰千數方冬慘掠因墮指脱足不可計死則投于垣外日夜鍛鍊

款未就京猶嫌其緩召使還其後縱兄弟竟用此黠
黨又知虢兗二州坐守與仁日與巡檢戲射狂人張
立死除名居無何起知蘇州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復
改開封尹奉宸庫吏呂壽盜金繫獄而逃孝壽盡執
守兵論爲故縱非任事之吏與不上直者亦以不即
追掩縄之凡配隷四十人陰賂杖者使加重六七人
纔出闕而死帝聞之命悉還餘人於是諫議大夫毛
注論其殘忍苛虐乞加譴不聽孝壽猶以獄空上表
賀孝壽雖亡狀亦時有可觀有舉子爲僕所淩忿甚
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

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皤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明年以疾罷為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卒贈正奉大夫

孝稱字彥聞以蔭登朝值郊恩得封父及之已官通議大夫有司限以格孝稱言恐非朝廷所以推恩優老之意詔特許之遂為著令崇寧中提舉湖北京西常平提點京西南路刑獄蔡京之姻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有因逸捕得之孝稱上其功喬年受賞而孝

稱用是得工部員外郎不閱月遷大理少卿連奏獄空進爲卿且數增秩擢工部戶部二侍郎爲開封尹陳瓘之子正彙在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嶷執送京師併逮瓘詣獄孝稱脅使證其子瓘不可暨獄上竟竄正彙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而以其兄孝壽代爲尹孝稱請班兄下不許避親嫌徙工部卒贈光祿大夫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里人張震善爲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

判濟州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户部判官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宫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為令遷翰

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
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
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遠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
會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會乃以失論帝曰
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會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
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會議再
遷尚書主客郎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勾院三班
院遂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為
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己者會
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會自異及欽若相會

會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會令人舁土置門外賀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會爲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會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從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會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帝崩會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

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群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排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謂初取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

字四百令十八 黃富刊

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眞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陝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榷其利且請推其法天下曾請罷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

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
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曹
利用惡曾班已上嘗怏怏不悅語在利用傳及利用
坐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
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
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輕議始太
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
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
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以彰信
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

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祠之改天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為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會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會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會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會謹甚會力薦為相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會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會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會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會與

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啓視之皆它人書簡後裁取者也皇祐中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

始仁宗既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爲第一曾無子養子曰縡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尚書兵部郎中秘閣校理致仕卒

子融字熙仲初以曾奏爲將作監主簿祥符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同知禮院獻所爲文召試直集賢院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爲禮閣新編上之以其書藏太常權三司度支鹽鐵判官任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三司使程琳集官議子融曰今軍營半在城外獨行大錢城中可乎事遂寢權同糾察刑獄知河陽又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

累遷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廼取讞獄輕重可爲準者類次以爲斷例拜天章閣待制尚書吏部郎中知荊南盜張海縱掠襄鄧至荊門子融閱州兵將迎擊之賊引去遷右諫議大夫知陝州徙河中府既而勾當三班院遷給事中以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兗州不赴改刑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進兵部卒本名皡字子融元昊反請以字爲名性儉嗇街道卒除道侵子融邸店尺寸地至自詣開封府訴之然教飭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學佛氏從僧懷璉遊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遷

河陽節度判官咸平奏䟽言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擢右正言獻鳳扆箴出知劒州逾年召試中書加直史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江南旱與李防分路安撫及還擢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司天以瑞奏群臣伏閤稱賀知白以爲人君當脩德應天而星之見伏無所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又言咸平中河湟未平臣甞請罷郡國所上祥瑞今天下無事靈貺並至望以泰山諸瑞圖寘玉清昭應宫其副藏秘閣陝西饑命按巡之尋知鄧州會關右流傭

至境知白既發倉廩又募民出粟以濟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中使契丹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內輕外爲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乃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固請知青州還京師求領國子監帝曰知白豈倦於處劇邪宰臣言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爲身謀乃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郊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時同列王曾遷給事中猶班知白上知白心不能平累表辭之曾亦固請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光祿大夫復爲給事中判禮儀院會罷還所辭官時王

欽若爲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旣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即位進尚書右丞爲樞密副使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脩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知白在相位愼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其淸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帝親問疾不能語薨爲罷

上已宴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
嘉言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謚文正王
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
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
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
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嘗過陜州與通判孫何遇
讀道旁古碑凡數千言及還知白略無所遺天聖中
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
備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脩好未遠今
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

以爲疑莫如因令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子子思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總髪苦志厲操尤篤于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遥縣使者薦之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遨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

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寃獄知州王曙爲作辨獄記高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衎辯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衎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詔爲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衎辨獄法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衎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召爲三司户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未行會河北之軍費選爲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于民而用足還爲樞密直學

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糶未充則禁爭糶以規利者糶畢而儲之則察其以

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關毋錢願出官絡助之否
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
内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
爲姦衍既視事即敕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
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
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
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尚書工
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爲設方畧捕立
得殺人賊發所瘞屍并得賊殺他婦人屍二秦人大
驚徙并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圖閣學士實元

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姦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開封府權近關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賜手詔敦勉爲河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内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

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鬭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脩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其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

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然衍平日議論實非朋比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

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
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
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賜其
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諭告歸
應天府有詔撫問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
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
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絛袍革帶或勸衍為居士服
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為詩正書行草
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
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

一枕一席小壙庳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
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
人心語不及私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
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
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
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
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斬惜名器裁抑僥倖凛
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眞仁之世漢魏
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列傳卷第六十九

宋史三百十一

列傳第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總裁臣脫脫等奉

修

晏殊　龐籍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子公綽 公弼 公著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慴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

善權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
遊處者每稱許之明年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東封
恩遷光禄寺丞爲集賢校理喪父歸臨川奪服起之從祀
太清宫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求終服不許再遷
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爲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
尚書户部員外郎爲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
爲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
書已答奏輒并稾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明肅
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
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

皆毋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謁東
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修眞宗實録進禮部侍郎拜
樞密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
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
奏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
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爲三司使復
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
有請服衮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以禮
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

丞復爲三司使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鬬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爲施行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爲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脩爲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

墓没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穎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踰年病寖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即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善知人富弼

楊察皆其壻也殊爲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爲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子知止爲朝請大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及進士第爲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爲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爲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預修天聖編敕爲刑部詳覆官擢羣牧判官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羣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廼復借之數日而復罷樞密掌機命反覆乃如此

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書樞密院近歲璽書內降寖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杜倖門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輒自逃避以宮掖之親三司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昔臣竊惑焉祥符令檢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清彊者沮矣久之出知秀州召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醇之天子御史也爲開封

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皆寢不報反坐言宮禁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為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文彥博鞫黃德和獄未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沒宜加恤其子孫

又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宮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索頗多有司無從鈎校虛實臣竊謂凡乗輿所費宮中所用宜務加裁抑取則先帝脩德弭災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内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

寇出入之隘道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于谷旁數募民耕種收粟以贍軍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乩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更東西陣法爲方陣頗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

賀從勗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召籍爲樞密副使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內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遷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遽爲昭文館大學士出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

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嶺南平二廣舉人推恩者六百九十一人論者以爲過頃之齊州學究皇甫淵以捕賊功法當賞錢數上書求用道士趙清貺與籍姊家親給爲淵白籍迺與堂吏共受淵賂小吏訴之下開封府捕清貺刺配遠州道死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貺以滅口覆之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豫籍嘗密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爲皇子其言甚切坐擅聽

麟州築堡白草平而州將武戡等爲夏人所敗復爲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京師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薨年七十六時仁宗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彊叛詔轉運使王遽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彊而斬之遽上其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爲己任誘珍州駱文貴承州

黜世華納土費不貲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生事詔黜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繼降每開一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乞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未幾其酋董舜咨董彥博來納土詔遣赴闕皆拜承宣使賜第京師更名保州祺州霸州亨州使恭孫進築之言者論其貪縱究治如章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爲蜀人病無幾時皆廢宣和中卒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爲京西轉運副使陛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眞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徙河東轉運使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大寬王旦曰南京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

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祕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憙遣子弟就學毋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建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種坐事徙河南府入爲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尚書

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爲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爲莊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爲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俱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薨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

卞急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之爲人然風跡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閩爲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爲人莊重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眞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兖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從洪州楊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以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未

幾召試爲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
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郎中知制誥踰年爲翰林學
士遷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爲羣牧使遷禮部侍郎兼龍
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講學士擢同知樞密院事遷戶部
侍郎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謂得象
曰向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
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陝西用兵加中書侍
郎兼工部尚書兼樞密使辭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書爲
昭文館大學士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
郇國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

臨奠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皇祐中改謚文簡
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
内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凡
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進用韓
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
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旣而章十上請罷帝不
得已許之初閩人謡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
湧可涉云

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練
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譏斥何其

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爲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徙濠州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筭擢提點兩浙刑獄還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

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眞宗曰觀卿奏有爲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冦準判永興縣有罪者從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從之遠方從之趙安仁爲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勾當通進司兼銀臺封駁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爲安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

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方中眞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令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奬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爲例遷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戸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

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官觀使進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史成辭進官天聖末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爲順容薨宮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判王子養禁中既長夷
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
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始親
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
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
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
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
簡亦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
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詗久之乃知事由

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

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宗室子益衆爲置大宗正糾率增教授員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

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未幾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内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授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

臣報使契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
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
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
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閤進諫而夷簡謂伏閤非太平事且
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
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
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
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爲世名
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相後
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

賜之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裕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爲館閣對
讀召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復爲
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民疾苦父老曰
官籍民産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乆蕪穢公綽
爲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部南曹累遷太常博士同
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請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鈞
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爲優人戲公綽執不可遂罷之糾
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
從慶反誣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

心推遂斬慶以徇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爲史館修撰時夷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外郎復爲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迺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祼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茆醓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最

火於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
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謚諸后皆繫祖宗謚而真
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謚眞宗謚章聖而后
曰莊非禮也願更爲章多施行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
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砦
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
尺寸地以爲廣邪卻之弓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砦戶爲
三等凡十丁爲社至秋成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
之祀明堂遷刑部郎中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
餘願罷府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初

公緯在開封府宰相龐籍外屬道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
死至是御史以爲公緯受籍旨杖殺清貺以滅口左遷龍
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貺時實非公緯所臨頃之公緯
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
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即有寃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
大雨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緯通敏有才
父執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希
恩時人比之賓申

公弼字賓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賓
元慶曆以來宿師備邊既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疲餽

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冶鐵以助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錮冗賦及民逋數百萬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于殿柱至是益材其爲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寛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

主計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内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内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奈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

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邊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能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嫌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為御史中丞以偪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衞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弼以為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為剩員者今故為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廩儻二十萬衆皆反側為之奈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

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稾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虜必設覆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覆詔褒之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墐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帥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會卒時有綏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南院使判秦州帝疑

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既赴鎮羌董氊輒治書稱敕公弼卻之曰藩臣安得妄稱敕董氊懼自是不復敢爾旬月復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宫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孫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上對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爲盜所奪逐之遭傷君包拯命笞盜公孫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孫爲判官事皆咨決之判都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便久未決命公

孺往與郭逵議合遂存綏州常平法行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徙知渭州再徙鄆州坐失入死刑責知蔡州元豐初帝召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從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知審官東院出知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

渭公孺不可與憲相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杭鄭瀛四州元
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秦州固辭改祕書監遷刑
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恕幕人遷黼坐設毀其角法當
徒公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
孺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宫嬪
狎至奈何顓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户部尚書以病提舉
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禄大夫公孺廉儉與人寡合嘗
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百
日始啼淳化中舉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

移士遜治鄞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襄陽令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寛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歸改祕書丞監折中倉歴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爲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廵鋪官以進士有姻黨士遜請避去眞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再擬輒見卻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

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閤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遜爲友令王答拜於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遂

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事起宦者羅崇勲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冊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一等以答天變帝慰勉之羣臣上章懿謚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勲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

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使相判許州翌日入謝班崇勳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勳爲使相臣官僕射位當下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徙崇勳知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不復追改徙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孌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毀大臣揭君過者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儉訐之人宜自戒懼矣馮士元獄既具帝以決獄問士遜士遜曰臺獄阿徇非出自宸斷

何以慽中外之論邪帝曰君子小人各有黨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内侍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内藏緡錢十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陜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簡輦官爲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廼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與一子五品服

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爲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爲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太君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憸人構陷善良以搖朝廷姦僞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宮中爲御史

楊偕所劾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再遷爲丞士
遜爲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館
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館書籍遷祕閣校理同
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坐軍賊張海剽劫不能制罷
歸後除史館修撰御史何郯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
誥友直不當得改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同
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迺賜金
紫累遷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大集僧道士女
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財建學以延諸生卒官
士遜嘗記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爲資善錄

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措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列傳卷第七十

列傳卷第七十一　宋史三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韓琦 子忠彥　曾公亮 子孝寬 孝廣 孝蘊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罕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

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内臣監
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
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
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
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内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
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
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
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閒望方崇罕所奬與琦聞其
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
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爲緩調蠲給之

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飢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爲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

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

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
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
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
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
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
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
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群盜張海郭邈
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鄜延城障須敵悉歸
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
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

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群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

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飢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爲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幷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鞕諸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

父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
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
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
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
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
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
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
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
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
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

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昪歐陽脩極言之會
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
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
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
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
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
陛下斷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
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
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
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

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琦旣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

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
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
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
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
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
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
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
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
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潁王神宗立拜司
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

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鎭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祕閣校理琦辭兩鎭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傲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

不當取巳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旣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刋石頒天下琦申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

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絶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熈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

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追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

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姧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恐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爲治冢瑑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爲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

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爲急儻公論所與

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爲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荅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鬬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勳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爲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

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祕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爲户部判官琦薨服除爲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因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曰問

罷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駮宜先禀而後上忠彦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駮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禀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彦以官制駮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書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户部尚書權尚書左丞弟嘉彦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

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
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
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
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
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
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
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責盡還流人而甄
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

彦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
彦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彦在相位不應棄
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
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子治徽宗時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
胄代之別有傳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宫
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
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彦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民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久之爲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獨獻所爲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爲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賕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掇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户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

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復入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密州民田產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彊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彊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刼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雄州趙滋勇而有

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尋加户部尚書帝不豫遼使至不能見命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處之安乎使者即就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警備閱義勇益邊兵移内地租賦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静次第奏罷之専務裁抑冗費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

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游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京師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方厚莊重沈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

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祿固寵云子孝寬從子孝廣孝蘊
孝寬字令綽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請府訴雨傷
麥府以妄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祕閣修撰
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籍爲兵知府
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牓十七縣揭賞告捕扇惑
者民兵不敢訴維之言不得行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熙
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擢拜樞密
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
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運
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乂之復爲都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栰至者須校驗無所失亡乃得送銓監吏領賕謝不時遣孝廣治籍疏姓名謹其去留一歲中歸選者百輩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爲水部員外郎河決内黄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紓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隨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出提點永興路刑獄陜西京西轉運副使還爲左司郎中權户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

罷為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從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涖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牐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崇

寧建殿中省擢為監居數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
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淅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
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藴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
大集竟成之策勳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為户部侍
郎帝嘗問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
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
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藴約敕
郡内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
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
杭孝藴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藴下令脅

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鶩論功進顯謨閣直學
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
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
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
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
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
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璀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怒不
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爲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
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內

侍王守忠領兩鎭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昪補郡又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眞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闒茸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疢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昪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初爲諫官時嘗請抑絶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

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内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從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旣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

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卧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

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沖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脩爲之請仇家譖脩以爲黨宿詔出脩同州充言脩

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私則臣願與脩同貶於是脩復留而充敗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爲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其爲吳王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棄殯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爲令河北水災地震爲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

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爲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充言不用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于玆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

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為所詆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復置獄充既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輿歸第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內行

修飭事兄甚謹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識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安持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安持子侔官皆員外郎坐與妖人張懷素通謀誅死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曾祖永事太宗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筭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

兄琪讀其所賦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捽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遂爲賀正旦使進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爲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

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歎曰眞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群玉又使爲序以所御筆墨牋硯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稱天以誄之制謚於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譖之者英

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蕊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
之盤龍金盃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
負鈌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
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内外制十
八年最爲乆次嘗因展事齋宫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
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禄大夫
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爲
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
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

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
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
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
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八年帝有疾
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是爲哲宗進
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
朝五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曰文恭賜壽昌甲第珪以
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
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
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

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黄履業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輙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道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珪季父罕從兄琪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戶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西

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富室至豫貯以待鬻
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輸錢旁州聞之皆願如常
州法累遷戶部判官修太宗別廟中貴人大處材將一新
之罕白是特歲久丹漆黯闇但當致飾耳榱櫨皆如故唯
易一楹省緡錢十萬出爲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
部在潮廣州守仲簡自圍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
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州
之惡少年正相率爲盜里落驚擾惠人要罕出城及郊遮
道求救護者數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
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

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巳時下令約申而集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於是染庫帛爲旗授之割牛革爲盾形柔之湯中每盾削竹籤十六穿于革以木爲鼻使持之自蔽斷苦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爲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隷行伍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

木為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戴黃蓋臨觀相去三
十步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
道郵驛斷絶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遁處南雄
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沔言罕
實有功復以為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
旦據險聚衆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謂之曰
汝父内為交阯所仇外為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
擇利而為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擢戸部度支副使
復為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
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

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
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
郡人傳爲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
州以光禄卿卒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
貴每予書必以盛滿爲戒云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爲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
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
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
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蒙褒賞詔
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

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之
留未决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聽減死歷開封府推官直
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户部勾
院知制誥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
缺使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
信州團練副使从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
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
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
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邏具
爲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

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眞州詔眞揚二州發卒護其喪蓋異數也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爲言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捄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

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列傳卷第七十一



列傳卷第七十二　宋史三百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富弼 子紹庭　文彦博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

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鈐轄盧守懃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為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弼言用守斌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懃德和覆

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為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

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

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
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
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
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
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
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
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
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
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

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

閒一女卒再命閒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語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

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

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

受粮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為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

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
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
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
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
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禬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
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
議無容心於其閒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
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
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

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
拜鎭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
國公進封鄭熈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
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
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
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
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
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
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旲乃退欲以集禧
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

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
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
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
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
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
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
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
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
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
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

有悔是時久旱群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答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

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

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愚忠曲垂采納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叉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

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為無足慮邪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慍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纂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

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爲少與張昪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

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嘗擊毬鈐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

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
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
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
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
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
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
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
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
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
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

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

指揮使許懐徳問都虞候何如人懐徳稱其愿可保
彦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
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
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
素惡弼陰約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
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
彦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
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
白執政彦博視而懐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
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彦博曰天文變

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
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
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
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
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
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
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
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
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
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

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

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賛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

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
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
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
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
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
爾安石知爲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
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
附安石摭樞密使他事以撼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
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
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輙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徳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恱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

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
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
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
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
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
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
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
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
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
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

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

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
諡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
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
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
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
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
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
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
為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
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

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絶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爲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光禄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爲太僕卿

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之卒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盻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

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列傳卷第七十二

宋史

九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９０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８２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４５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６０８９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ｅａｒｃｈ＆ｇｔａｇ＝＆ｓｗ＝％Ｂ０％Ｄ９％Ｆ１％Ｃ４％Ｂ１％ＢＥ％Ｂ６％ＦＥ％ＣＡ％ＡＥ％ＣＢ％Ｃ４％ＣＡ％Ｂ７＋＋％ＣＢ％ＣＥ％ＣＡ％Ｂ７＋＋９０＆ｙｅａｒ＝＆ｓｅｃｔｙｅａｒ＝＆ｓｅｂ＝０＆ｐｉｄ＝０＆ｓｈｏｗｃ＝０＆ｆｅｎｌｅｉＩＤ＝＆Ｐａｇｅｓ＝１＆ｓｅａｒｃｈｔｙｐｅ＝１